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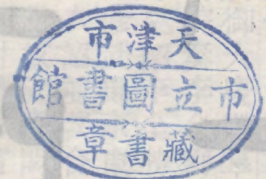


玉

牒

初

草



玉牒初草

玉

牒

初

草

玉牒初草卷一

費

備宗皇帝 嘉定十一年

正月 癸酉朔御大慶殿羣臣朝賀 辛巳填留守氏距

東海漣水等處詔李全特補武翼大夫東京路副總管

楊友季先並修武郎京東路鈐轄 癸未吏部引見某

人等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贈武信軍節度使畢

再遇太尉 賜故天章閣侍講胡瑗諡曰文昭 乙酉

臣僚奏今後有司議謚當博采是非之實不可專據行

狀從之 臨安府奏獄空詔獎之 己丑朝獻景靈宮

奏三衛江上諸軍并兩淮忠義義勇民兵令主帥制置

司郡守各嚴閱習從之 丙申雷 殿中侍御史李楠

奏比來朝廷治賦吏失之寬 上曰 孝宗治賦吏甚

嚴賊吏害民豈可不治 丁酉吏部引見某等二十四

人詔並改合入官

二月癸卯朔 甲辰禮部侍郎袁燮奏今日邊陲不靖

非朝廷有意用兵緣被其擾不得不應 上曰既被侵

犯若不能應何以爲國 庚戌月入井 癸丑復李壁

元官與祠 甲寅大風 丙戌白虹貫日 丁巳進武

翼大夫不嫖福州觀察使龔封嗣濮王 丙寅日有戴

氣 臣僚奏朝士非休務日及公事聚議不得出謁

天津市

王牒初草卷一

十一

並從省約有司條具以聞 壬辰工部尙書兼國史寶
錄院修撰任希夷等奏乞修 孝宗皇帝寶訓 丙申
禮部員外郎李琪奏乞令太常寺將慶元元年以後典
禮編纂成書 丁酉徐應龍等奏請讀通鑑徹卷乞宣
付史館並從之 詔法有標撥爲祖父俱亡而祖母與
母有前晚嫡庶之分設今後應一母所出子孫及祖與
父年老抱疾者並不得抑令標撥雖出祖父母與父母
之命亦不許用州縣毋得給據從大理丞沈繹請也
四月壬寅朔 癸卯朝獻景靈宮 乙巳監察御史盛
章奏洩米外國之弊乞下淮東漕司沿海州郡措置關
防犯者處以軍法又奏撫州歲起米綱守臣移易水腳
之費抑進納富民部送乞下江西漕臣考核水腳錢出
入之數今後輪差見任官從之 辛亥月入太微垣
甲寅以禱晴舉行寬卹之政 己未以經筵進讀資治

五原初草卷一

二

通鑑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書省 癸亥閣
門舍人熊武輪對 上諭武曰卿是東宮官太子如何
武奏云殿下賢明仁孝勤儉節用入之才否事之是非
無不盡知每日講論之暇無他嗜好手不釋卷且動如
節度又不喜飲酒臣每輪當宿直不聞宴飲之樂 上
曰此天賦也 丁卯以今年九月有事於明堂 戊辰
黃序奏兩淮湖北江西守倅之俸悉取銅會州縣小吏
或折酸酒或以鐵錢而又積壓不支乞悉委逐路運司
下所部增小吏俸將鐵錢並交子銅會作三色按月支
給從之

五月辛未朔 丁丑以明堂有期告於天地宗廟社稷
宮觀 戊寅臣僚奏乞修復義倉舊制歲終令丞合一
縣所入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數上之常平常
平合一道數上之朝廷令丞替移必批印紙考其盈虧

詐何可輕信變奏云講和卻是省事但虜人之意不專在歲幣難與通和 上曰他鹵掠所得已數倍於歲幣變奏云誠如聖諭虜既不通和中國尤當嚴備 庚戌月入氏 辛亥填星留守亢 乙卯有流星大如太白 辛酉詔湖州振卹安吉縣被水之民 丙寅錄行在

繫囚

七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壬申右正言李安行奏 陛下雙隻皆視朝而延訪之時不及早晚皆講讀而作輟之日不常聽納雖不倦而議論之見於施行者無幾奉養雖有節而帑藏之耗於侵欺者不察豈非安於小康而有怠心乘之耶願陛下謹終如始以興治功從之 給事中任希夷繳奏成都路運判梁綸輕信浮言驚擾中書舍人黃宜奏知天水軍黃炎孫負印先遁 詔綸奪兩秩罷炎孫追三秩居於辰州 以集英殿修撰知

王朕初草卷一

四

平江府趙彞為寶謨閣待制旌其集事修舉也 甲戌監察御史蔡闢奏兵部侍郎黃序徧歷臺諫嗜利無厭詔與祠祿監察御史王夢龍奏國子司業林垌異懦貪鄙乞行黜罷從之 歲星入井 辛巳詔知潼州府許奕與祠提刑丁必稱罷以侍御史李楠言其阜郊之擾妄奏失實故也 乙酉以袁燮為編類孝宗皇帝寶訓官 壬辰詔進知泉州真德秀官一等旌其禽捕海寇之功也 丁酉詔諸以贓罷毋得輕受文狀遽改正必檢會元劾罪犯輕重為之處分從李楠請也 戊戌左司諫盛章奏乞戒飭監司帥守凡日前差入僉廳之人並令回任違者御史臺覺受差人罷黜所差官吏責罰從之

八月庚子朔 辛丑臣僚奏年來贓吏罰輕自今罷免者勿予祠鐫褫者勿敘復竄斥者勿近徒不與親民者

勿改正已甚則施杖配估籍之法乞下有司著爲令甲
從之 癸卯權工部尙書胡槩奏事云殘虜本無能爲
陛下愛兼南北初未有征伐意內因廷臣橫議外而邊
臣邀功使邊境久未安 上曰皆邊吏希望爵賞爲國
生事不可不戒 以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爲明堂
大禮使參知政事鄭昭先爲禮儀使簽書樞密院事會
從龍爲儀仗使吏部尙書李大性爲鹵簿使戶部尙書
薛極爲橋道頓遞使 甲辰以安德軍節度使師崑提
舉萬壽觀 詔平江府新柘嘉定縣分置五鄉可易以
依仁循義服禮樂智守信爲名從守臣所請也 丙午
歲星入井 臣僚奏新除起居舍人留元綱立朝傾儉
治郡荒淫乞寢新命詔與宮觀 壬戌寶謨閣待制新
知興元府充利路安撫使聶子述內引朝辭 上曰朕
將付卿全蜀子述奏臣材識凡下深懼無以稱塞 陛

下使令之意 乙丑臣僚奏前知黃州謝汲古識淺行
污乞寢召命詔與宮觀 戊辰盛章李安行進對論敵
情變詐願陛下毋以虜退爲可喜日與二三大臣講明
備禦 上曰邊備不先理會卻遲安行奏兵法曰無恃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上曰極是又臣僚奏二廣大
州城池甲兵僅足自保至於小州城低池淺兵或不及
百人南俗易動中州姦盜率多配隸於此猝有竊發何
以待之今世言武備者類於兩淮荆襄介意而置嶺南
於度外臣恐如唐人每備西北不知其禍在於東南欲
望朝廷不惜小費於二廣之閒其有要害去處葺浚城
池練習民兵以備緩急從之

九月庚午朔 癸酉蔡闢奏今後聚斂之臣永不列於
親民刻剝之將永不使之馭軍從之 己卯朝獻景靈
宮 庚辰朝享太廟 辛巳大饗於明堂赦天下 丙

戊月入畢 戊子月入井 己丑歲星守井 壬辰監

察御史王夢龍奏三邊移運之苦謂如某州點夫某州運米又指某州出卸涉歷三州所運不過八斗計其資糧扉履點摘誅求之費常十倍於八斗之直中產之家僱替一夫爲錢四五十千下戶一夫受役一家離散乞責諸路漕臣增價就近和糴以省陸運又奏朝廷近科降官錢委淮西漕司僱夫移運而官吏奉行不度所給不敷樂就者鮮未免驅迫乞嚴飭典譚之官凡所募僱必須寬計其程給卸以時從之 丙申李楠奏二廣四弊一右選不問有無出身不顧格法違礙皆睥睨符竹二武弁雜流冒辟縣令三選人入嶺例求速化既就此得一削又改辟他州四嶺右獨桂林似中州宦遊來者往往職隸諸州身留八桂乞令各路帥臣監司有右列求辟守令與夫改辟選人苟圖薦削不安本仕者按奏

玉牒初草卷一

六

鐫斥帥臣監司自違戾者降責從之

十月己亥朔 庚子李安行奏曰者郊禋肆赦未幾雷聲隱然皆由奉行之吏不能祇承德意督責已蠲之租淹留應釋之囚沮抑參選之官敗將當誅而幸免逃卒或貸而不問掩覆陣亡哀剋衣廩旣失軍民之心遂激上天之變乞日與二三大臣講求布德修令之意仍內委臺省外令監司帥守等第覺察奉 詔不虔者并從之 壬寅恭謝於景靈宮 癸卯如昨禮 以趙方爲龍圖閣待制仍舊京湖制置使大理丞游九功遷官一等直祕閣知全州 己酉崇政殿說書柴中行進講奏曰所講唐國風以後詩諸侯之事也何足爲陛下道願其所以述有是非得失興亡治亂之迹可以爲後世規鑑者 上曰卿以名儒勸講異聞忠讜 壬子蔡闢奏科舉差官每患科名員少乞博采科第學識眾所推重

者以備考官之選從之 王夢龍奏邊郡幕職令佐雖考第舉員已足並須成資受代 癸丑恭謝於太乙宮

甲寅賜武臣宴於貢院 丙辰瑞慶節羣臣上壽

丁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戊午夜大風 己未大燕集

英殿 戊辰盛章奏以太祖 太宗 眞宗 高宗

孝宗講學爲法從之 詔兩淮江浙監司帥守所部災

傷州軍合蠲放振濟去處並從實以聞違者臺臣劾之

十一月乙巳朔 庚午命從臣日一人禱雨於天竺山

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辛未就命禱雨從臣卿監郎

官禱雪 壬申蔡闢奏今後慶宴毋得託疾避免從之

廣西經略鄒應龍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而食 詔

千之先罷仍限一月具案來上 癸酉袁燮進讀 高

宗寶訓至爲上極難處一事不合人情則人得以議

上日人主作事豈可不合天下之心又讀至凡進一人

皆以爲當用退一人皆以爲當去乃爲允當因奏 高

宗聖意以爲進退人才皆當合天下之公論願 陛下

以爲法 上日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此便是公論又

讀至朝廷多是事急時許人賞典事平後不能如所許

與之甚不可也因奏向來諸軍曾立戰功者賞猶未及

徧行 上日人無信不立若賞典不信何以使人又讀

至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 上日有功則賞有罪則罰

自是不可相掩 甲戌袁燮進讀寶訓至王瓚專事交

結因奏將帥交結非能自出家財不過掎克軍士 上

日今日將帥亦有此弊何以成功又進讀吳璘功賞寶

訓云政有賞罰如醫用藥不及則不能治病太過則傷

氣要須適中燮奏曰自古人君治天下只是中道剛柔

皆不可不中 上日柔而不中爲姑息剛而不中爲霸

道剛柔皆得中爲王道燮曰誠如聖諭 丙子填起入

氏宿方口星 袁燮進讀寶訓云土豪等賞似太輕宜遞加一等 上曰此民兵耶燮奏曰卽民兵也建炎中聞中原陷沒土豪多有能據險自守者虜不能破 高宗所以優賞之因奏王辛者卽土豪也去年光州被兵辛首立功以此知土豪可用 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奏殘虜犯關知成州羅仲甲知西和州楊克家皆棄城不守 詔各削三官克家送居道州仲甲常德府 已卯以左翼軍統領楊俊爲統制旌其連獲賊寇海道肅清故也 辛巳刑部尙書徐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進漢唐故事有益政事者二條仍旬錄申三省因奏近歲止進一條而不復申省乞閒以一二付外施行 上曰所進故事便與輪對劄子一同若有益於治道者當付出行之 壬午蠲皇后殿置平江府長洲常熟田自嘉定十二年以後稅租科數等三

年 袁燮進讀寶訓至上書後漢光武紀賜右諫議大夫徐俯 詔曰卿近進言宜熟看光武本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爲愈也燮奏曰高宗所謂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此語有益聖德臣聞 陛下龍潛時親書呂公著十事宜時以此等語灑之宸翰 上曰呂公著有十事司馬光有五規柴中行因言臣於向宗寺恭覽玉牒載 陛下日書三百字不勝歎仰 甲申校書郎袁甫進言欲圖外治當先內治所謂內治無他辨邪正而已忠實者爲正人諛佞者爲邪人知有人主知有國家者爲正人知有身知有私家者爲邪人 上曰然又奏 陛下若得正人以爲國家用則朝廷根本旣正外患何憂不平 上曰然 徐應龍進讀續 帝學至元祐三年五月 詔權住進講八月范祖禹言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爲臣

等竊祿偷安之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應龍奏曰范祖禹意謂人主深居閒燕接見儒生之日少恐爲近習所移故發是論大凡人主之學當以此心爲先祖禹此後又有正心之說蓋心正則萬事皆正惟陛下留神

上曰祖禹愛君之切如此乙酉袁燮進讀寶訓建炎元年手詔三省曰宣仁聖烈皇后保祐哲宗有

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讎聖德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取旨行遣燮奏曰高宗所以中興者只爲能辨宣

仁之誣治蔡卞邢恕等之罪君子小人至此方見明白此所以爲立國之本邪正豈可以不辨向來止爲邪正

不分所以致夷狄之禍又曰今日是可爲之時燮中行奏曰誠如聖訓天下事未有不可爲者中行又奏曰更

在陛下奮大有爲之志上曰然丙戌大府少卿葛洪奏惠民五局以僞藥給賣詔監官管淇陶大章

玉牒初草卷一

九

閻邱椅各鐫一資潘師文展磨勘二年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蘇軾所續道化二年太宗皇帝謂侍臣

曰諸牧監馬多死近取十數槽置庭殿遲下視其芻秣軾因進言馬不能言無由自訴太宗皇帝深哀憐之

民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異於馬四海之眾又非如馬之可致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

疏遠民之疾苦無由上達應龍奏曰昔齊宣王不忍一牛之穀觶孟子謂其恩當及百姓蘇軾因殿庭飼馬事

乃言及民之疾苦是皆遇物見意廣其君之仁愛者也上曰昔人開導其君類皆如此又奏曰今日之民困

亦甚矣任牧民之寄知此理者十無一二望陛下與二三大臣講究可以寬民力者至於除授守臣之際亦

乞審擇上然之庚寅皇太子講堂奏乞講尙書從之袁燮進讀寶訓云自古小人陷害君子立爲朋黨

之論變奏曰慶元初攻汝愚者謂之謀逆所用之人謂之逆黨汝愚豈謀逆者曰此時天下洶洶變奏曰賴陛下聖明察見誣罔復奏曰逆黨之說旣不足取信又撰一名謂之偽學 上曰此謂道學也若不立此名則無以排陷君子變等奏誠如 聖訓次進讀續 帝學元祐元年司馬康講尙書洪範又用三德 哲宗問曰只此三德爲更有德起居舍人王巖叟喜聞玉音請書於冊變奏帝王之學要發問周易言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言博學之必曰審問之臣亦願 陛下勤於訪問 上曰問則明 日南至 上不視朝

十二月己亥朔 李楠奏知揚州應純之昨守山陽背公徇私掩將士功以私其子乞賜鑄罷從之 庚子徐應龍進讀寶訓至 昭慈皇后處瑤華宮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眾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

玉牒初草卷一

十

之變 昭慈以廢居瑤華不與北徙旣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 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 上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卽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孰甚焉李楠奏曰 陛下聖明乃灼見無是理 癸卯李安行奏乞將今年綱運應入浙者就江東三司截留科撥理爲和糴之數卻責三司以元降糴本於浙西豐熟州郡就便收糴徑解豐儲倉或平江嘉興和糴倉抵還兌撥之數其江東諸郡如建康太平池甯國廣德等處有科撥隸司農寺交納者亦許兌撥應副江上軍糧卻就行在支撥和糴米還司農寺支遣其部綱賞格當照地里差之次與推元賞從之 盛章奏祖宗之世內藏所積或至三千庫三司有闕於此假貸 陛下躬行節儉而內帑空乏諸州合解之數以囑託而寢虧主納之司以肆欺而侵盜先朝修

內史文歷令赴比部驅磨元祐閒御史上官均請復舊制令戶部太府並主行內藏檢察出納今士大夫顧忌無敢言者不過以左右近習惡聞是說願陛下參酌成憲令外廷檢核內帑從之又奏雄勝軍統制侯汝楫御軍無律赴援畏怯詔鑄三秩送軍前自效甲辰以禱雪蠲大理寺臨安府三衙私酤茶鹽贖賞錢丙午臣僚奏安豐軍教官何知昌化軍教官張毅然各擅離任入朝寬舉乞並罷黜仍乞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教官不得妄作訪求遺書差出及入簽幕從之己酉御射殿閱軍頭司武伎庚戌月入井辛亥徐應龍進讀續帝學至劉唐老言大學論入德之序應龍奏曰能知是理然後可以推而達之天下國家唐老之言是也上曰大學之言甚切治體甲辰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序云覽此敘因思

玉牒初草卷一

十一

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燮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利害高宗當紹興元年金虜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爲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息願陛下體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上然之丙辰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三年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六曹長貳拘守繩墨宜少假以權使得隨宜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有司奉法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不敢改也應龍奏曰常同之言誤矣若使得從權裁決豈復有成法乎上深然之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爲邪以小人爲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姜公輔天下皆以爲君子而德宗乃以爲賣直盧杞天

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乃以爲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
於是上曰君子小人最爲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
子之言當卽其事而觀之己未以禱雪命大理寺臨
安府三衙決繫囚兩浙州縣亦如之庚申徐應龍讀
續帝學至仁宗皇帝與講讀官講詩至誰能烹魚
溉之釜鬻謂侍讀丁度曰老子云治天下若烹小鮮謂
此也應龍奏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詩言誰能烹
魚者乎但滌其釜鬻而已仁宗皇帝四十二年安靖
之治豈非自此言而推之耶今日爲陛下時有以丁甯訓
者以苛察爲明以督促爲能望陛下時有以丁甯訓
飭之上曰然壬戌給諸軍薪炭錢甲子以雪賜
輔臣宴於尙書省是歲斷死刑一百六十八人

玉牒初草卷二

睿宗皇帝

嘉定十二年

正月戊辰朔

上不視朝文武百僚赴大慶殿朝賀

聶子述除寶謨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己巳不視朝

癸酉袁燮以已見進對論豫常燠若時

雪未應由逸豫之故願

陛下至誠感格庶幾天意可

回 上曰每日在禁中焚香致禱燮奏古人應天以實

要須修政事進忠良屏邪佞此應天之實也

上曰人

臣來說者少不來說者多朕只要人來說

乙亥大風

戊辰袁燮進讀寶訓至御史中丞趙鼎疏論宰相呂

頤浩過失燮奏祖宗立國規模以大臣爲股肱心膂任

以大政故大臣得以行志以臺諫爲耳目無所不言故

大臣不敢爲非

上曰此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

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上下之情不通則爲否卦若臺

諫不言何緣得知朕只要人來說 吏部引見計黷等

三十九人詔並改合入官

蔡闢奏乞申嚴百官出入

局之節及常朝後殿四參之禮從之 壬午下詔貢舉

甲申盛宣奏朝廷每給和糴犒賞並以銅券而兩淮

州郡將帥率以鐵鏹折支物貴鏹輕實原於此乞嚴行

禁飭

李安行奏近有指揮凡逃絕田產爲民冒耕若

請佃在戶者並令招賣拘錢解封樁庫吏奉行過當開

告許之門立剗奪之令所在怨嗟且逃絕田已經紹熙

閒置局出賣嘉定閒嘗再根括爲錢不過一百八十萬

緡而已乞下諸路應紹熙四年以前請佃之家不欠租

課者並免估賣其因近降指揮爲人剗賣者給價還剗

買之人並從之

甲午吏部引見馬壬仲等二十三人

詔並改合入官

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上官均言明

君操術自有至要蓋好學則明天人之道通古今之變
好問則察羣臣之情達天下之政變奏上官均之言可
爲切當願 陛下勤於訪問柴中行因言亦須觀其所
問之人問於正人必能盡忠問於邪人反爲正人之害
上深然之變奏人之邪正亦不難知但觀其所言爲
己乎爲國乎則邪正判矣 丙申李安行奏知婺州趙
舉夫哀斂析秋毫每日輪官受輪別賄出剩卽其多寡
以課能否其折價也每石以七貫而回糴軍糧也以三
貫二百軍民怨嗟詔罷之

二月戊戌朔 庚子太白晝見 袁燮進讀續 帝學

崇甯三年幸太學遂幸璧雍御製辟雍記宣和四年幸
祕書省次幸祕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
夷狄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
無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止是觀美初非務實

玉牒初草卷一

何以能遏夷狄之禍 辛丑徐應龍進讀寶訓至紹興

八年上謂輔臣廣南去朝廷遠宜精擇郡守奏云臣前
兩試廣郡親見其間武臣爲郡者狼藉殊甚李安行奏
云右科人止三任便可入廣郡比文臣甚優 上曰此
等人未練歷不宜輕畀以郡 癸卯徐應龍因進讀奏

云前讀資治通鑑所載仇士良事 陛下能記之否

上曰士良歸老語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親書
見儒臣則納諫智慮深遠吾屬恩薄而權輕矣應龍云
陛下能記此天下幸甚 庚戌曾從龍除同知樞密

院事江淮宣撫使禮部尙書任希夷除端明殿學士僉

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 癸亥以武師道爲池州副

都統制 甲子臣僚奏前四川制置使董居誼料敵無

先見臨事無豫備蜀人怨之深入骨髓乞寢詔命從之

三月丁卯朔太學博士樓昉面對讀劄至事力不敵猶

當掩擊攻劫口奏云虜欲求和皆非實意若不能自立崖岸彼豈肯退聽 上曰當立些崖岸又讀至變官軍怯懦之習口奏云若 朝廷能駕馭將帥能激賞官軍人人敢戰山東一邊自然不會頭重 上曰然 己巳鄭昭先除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並兼太子賓客 戊子大理寺丞梁丙降兩官罷以臣僚論其暫守楚州短於御眾激使攜貳故也 辛卯夕有流星如太白 壬辰知沔州兼利西安撫丁焞特轉朝奉大夫直龍圖閣賞其誅李好古之功也好古爲利路副總管擅斬統制張斌領兵二千徑下沔州或言其謀害張威張虎焞執而除之故有是命其後乃有言好古冤者 癸巳徐應龍進讀寶訓至建炎三年環慶帥王似言陝西六路帥乞皆用武臣 上曰如范仲淹亦不在親臨矣石應龍奏云如丁焞在沔州臨事深識權變若邊頭盡得若人而用之復何患 上曰此人殊有謀略 甲午袁燮進讀寶訓至 御筆督諸將進兵事燮奏近日諸將多不肯向前有領兵數萬端坐兩月更不出城一步者宜戒飭之又讀續 帝學至程瑀侍讀隨事明其說 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燮因奏觀程瑀事則知向來讀官亦進講義也 上曰只讀一遍則無益於事

閏三月丙申朔袁燮進對因賀生禽僞附馬燮言若當時與虜講和安得有今日之事 上曰若講和則銳氣銷鑠燮奏人主銳氣豈可銷鑠 己亥臣僚奏吏部郎官康隸以儒自名中實峭深前守天台無善狀詔康隸與祠 辛亥柴中行進講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之詩言古人三諫不用而後去之此所謂道去其君也 上曰人主容納諫諍則人臣得以行其道 壬子袁燮進

讀寶訓至上言劉錡順昌之勝未爲善戰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又稱李寶非惟驍勇其心術亦可倚仗變奏高宗選擇將帥專取其用心此乃萬世人主擇將之法柴中行亦言安豐受圍甚久初未嘗出戰卻稱大捷十數上曰被圍七十餘日乃敢欺罔如此庚申袁燮進讀寶訓至手詔三省今後侍從有闕選師臣及第二任提刑資序者卿監郎官闕選監司郡守有政績者變奏高宗此詔可謂得人主用人之要蓋必經歷外任然後通練世務上曰更迭之法誠不可廢次讀錄忠義門變奏蘇軾有言平居有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有仗節死義之臣今日立朝之士偷免苟容者多只觀輪對便自可見上曰此只是爲爵祿變奏陛下更宜崇獎節義

四月丙寅朔

辛未前知袁州鄭自誠奏事論苟同之

玉牒初筆卷二

四

弊

上曰雷同最是今日大患自誠奏轉移之機全在陛下壬申填入氏方口癸酉月入太微垣臣僚奏成都提刑周居信被召累月遷延營私乞寢召命從之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行鑄斥從之詔諸道提點刑獄以五月按部理囚徒癸未

朝獻景靈宮

甲申亦如之辛卯參知政事曾從龍

除職與宮觀

太常議故相余端禮諡曰忠肅壬辰

知樞密院事鄭昭先兼參知政事盛宣奏天府卿四川

總領王鈇姦險貪恠隱匿糴本祠牒科諸路夫錢數百

萬蜀民怨咨皆謂一年而取十年之賦制帥庸懦鈇每

侵撓其事權禍流四蜀歸裝捆載舳艫蔽江乞重真典

憲詔鑄三秩罷之癸巳李楠論曾從龍被命宣威遷

延卜日乞寢除職予祠之命又奏董居誼誤國害民出

蜀席卷乞重行責黜並從之居誼褫職鑄三秩甲午

福州觀察使李貴進右武大夫爲興元都統制

五月乙未朔以鄭昭先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編修
敕令 丁酉詔朕紹累聖之統撫九有之師信不足以
睦鄰威不足以制敵醜虜匪茹輕啟於兵端生民何辜
重罹於荼毒空國以逞仍年於茲往來迭擾於三垂大
小不知其幾戰賴天意厭亂之久而人心助順之多我
武用張彼氣自奪果速鯨鯢之戮遂空狐兔之羣漸底
晏清少寬憂顧然念創殘之後尙多愁歎之聲室廬旣
墟婦子不保民力困而轉輸未已農時失而賦役未蠲
扞邊死事之家盍頒卹典臨陣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或
失律而逋逃或乘時而嘯聚悉疏禁網用迓穆衡嗚呼
除戎器械不虞敢廢修攘之政發德音宣明詔共爲安
集之圖咨爾羣倫體余至意應兩淮京襄湖北利州路
沿邊諸州軍府州縣鎮曾經蹂踐驚擾及轉餉勞役去

玉牒初草卷二

五

處卹死節赦罪囚蠲租賦各有差 辛丑以武功大夫
忠州團練使張盛爲右武大夫揚州觀察使依前河州
都統制 癸卯袁燮進讀續 帝學至迪功郎朱熹辭
召命乞嶽廟 上曰熹安貧樂道改合入官主管台州
崇道觀燮奏熹累召不至而 孝宗亦重之自初官卽
與改秩可見崇儒好賢其後入爲侍從出典方面又嘗
擢置經筵當 陛下龍興之初實爲講官 上曰記得
朱熹在經筵卽是朱在之父燮同說書柴中行奏 陛
下記憶朱熹如此其子猶在罪籍本無失道 陛下能
收拭而用之亦足以見不忘忠賢之後 上然之 臣
僚奏監州縣期會報動涉歲年乞詔省部攷核稽遲必
罰無赦從之 甲辰以扈再興爲鄂州副都統制 乙
巳利西路安撫使言和州鄉貢進士何大用等三十四
人狀乞將權知郡趙彥炳優加旌異詔彥炳特轉兩官

知西和州 丙午袁燮進讀續 帝學 孝宗皇帝聖

訓云朕常語東宮德性己自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以英氣則爲盡善燮奏人君之德固以溫粹爲本然不濟以英氣則無以立大事決大疑惟有英氣則有英斷而人主之德全矣欲全此德非學問不可此 孝宗所以言廣讀書也 上曰此事全在學問 丁未徐應龍等奏進讀先朝范祖禹所進帝學徹卷乞宣付史館從之 己酉詔安邊所沒入寶應縣韓侂胄田五十九頃撥充忠義人耕種從淮東提刑賈涉請也 辛亥以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安丙爲保甯軍節度使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四川宣撫使兼知興元府利東路安撫使 己未祕書監柴中行輪對奏近上官職須親出 陛下手然後權歸於上又奏古之用人謂之尊上帝 上曰只是要無私不用非人也又奏三學伏闕

此事不可含糊須早處分大抵公是公非合於人心則人心自平 上曰然又論邊事臣觀邊庭種類至多使殘虜滅亡亦須數十年不定朝廷卒未有息肩之期安可一日少忘邊備今偷安之徒只欲苟目前富貴豈復顧 陛下宗廟社稷子孫計哉又今日大患最在虛誕使邊備失措置難倚仗 上曰須是懇實理會因奏山東人雖受節制就招刺亦不可置之腹裏況陰誘韃人是再添一山東也又論公生明偏生暗此心一偏邪正是非賢亂雖欲知之不可得矣此是知人之法然必在人主先明其德然後邪正是非不能亂 上然之 癸亥以進讀續 帝學終篇賜宰執講讀修注官燕於祕書省 詔令侍從兩省臺諫各擇文武可用之才二三

人姓名來上籍於中書隨才任使 六月甲子朔臣僚奏尙左郎官陳天宜昏眊跛倚與宮

觀 乙丑臣僚奏新除太常少卿蔡闢未嘗試邑昨除
臺察冒然居之彈擊多私意出臺有怨言詔與宮觀
丙寅錄行在繫囚 丁卯權工部尙書胡榘禮部侍郎
袁燮並罷以右諫議大夫李楠殿中侍御史盛章右正
言胡衛監察御史徐龜年張次賢言其和戰異論侍班
漏院會食公堂紛爭求勝覺開朋黨害及國家故有是
命 庚午以隨州棗陽縣爲棗陽軍從京湖制置趙方
請也 辛未太白晝見 乙亥以嗣濮王不嬖薨輟視
朝 庚辰太白入井 壬辰臣僚奏軍器監黎明異傾
詐兵部郎中高禾當華髮之年有嬰孺之嗜刑部郎中
趙彥括權奸之甥乞並與郡著作郎陳黼憤憤無聞與
參議官大理寺正沈繹丞蔣誼與宮觀並從之 詔朝
士補外惟殿試前三名省元釋褐狀元朝蹟稍深許之
爲郡餘未經作邑人非三丞二著權郎且與通判差遣

癸未李楠奏前江淮制置使李珣權重謀疏泗上之
役實珣逼行損國家威重啟夷狄輕心乞候服闋奪職
仍乞沿江兩淮各命制置使其有官序尙卑資望猶淺
則姑命以副使從之 丁亥命從臣日一人禱晴於天
竺山卿監郎官禱於霍山祠 詔二廣監司應闕官去
處不許白帖差攝已差人限兩月赴本司陳毀違者追
冒請俸給計贓坐罪 己丑張次賢奏申嚴冒試假託
宗支遷就服屬之弊從之 辛卯太白經天

七月甲午朔 壬寅進信陽軍守臣趙綸官二等旌其
守禦之勞也 太白歲星合於井 辛亥宣繒奏董居
誼誤國罪大僅降三官落職未足示懲詔居誼更降兩
官送居永州 甲寅盛章奏乞先降糴本令臨安府兩
浙漕司差人運至極邊諸郡廣糴米解以寬淮民從之
臣僚奏池州副都統制武師道誕誕無再詔罷之

庚申燭天水軍嘉定十一年分貢瑞慶節銀絹以經虜寇焚蕩故也 辛酉光州奏虜犯光山縣知縣許洎權統制韓貴叶力扞禦貴鏖戰屢捷以寡不敵眾陣歿洎守城不屈而死詔贈洎武翼郎貴修武郎並與一子承信郎仍各給其家錢千緡

八月甲子朔 丙寅胡衛奏今後該封襲嗣濮王安定郡王之人令寓居州軍審驗堪拜跪者津遣至宗正司銓量都堂審察令奏事訖取旨除授或序當承襲不堪拜跪者特轉一官與一子恩澤卻於以次人選襲又奏選擇老成更練之人爲知宗並從之 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漕臣察其違者劾之 庚午臣僚奏江西浙東等處和糴並以一色官會近乎抑配乞以金銀品搭從之 壬申太白犯權御女星 甲戌詔四川制置司依舊利州置司令安丙往來興元府等處措置

玉牒初草卷二

邊面 丁丑太白犯權左角少民星 壬午燭建甯府

七縣嘉定七年至九年第五等戶積欠稅租爲緡錢十萬從守彌堅請也 癸未月入井 甲申月犯熒惑 庚寅李楠奏朝紳進對監司守臣條上五事與夫草莽獻議多有可采而未及行乞置籍記錄委官考察其可行者條列取旨從之

九月癸巳朔 庚子侍讀徐應龍進讀寶訓有自東京來者云張九成投僞齊 帝曰朕固知其不然應龍奏曰非 高宗聖明九成必遭中傷 上曰飛語烏足信又讀張常先汪召錫莫汲范恂等告許 帝曰可並與追削編制應龍奏云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高宗可謂深得詩人疾讒之意 上云此誠可爲子孫家法 甲辰李楠進讀寶訓至帝諭輔臣曰朕欲治賊吏須檢舉祖宗舊法先告諭庶行之不暴 上曰祖宗治賊

吏至棄市楠奏 高宗嘗曰不必至此咎黥足矣繼今
有贓敗者乞並遵 高宗聖訓杖脊流之嶺表 乙巳

徐應龍進讀通鑑至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
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應龍奏曰昔之將帥與
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今之將帥事培剋而不卹士欲
其臨危效命得乎惟 陛下嚴戒救之 癸丑詔皇城

司招刺三百人配填親從等闕 省衢州西安縣西尉

置龍游縣主簿從臣僚請也 乙卯以皇叔保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判太宗正事師禹爲少保

保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楊石爲保軍節度使奉國

軍承宣使知閣門事楊谷爲奉國軍節度使 徐應龍

進讀寶訓云紹興二十六年樊光遠進對云近投荒者

還官職物故者復資品錄子孫又帝諭輔臣曰往時士

子或上書忤秦檜押本質或他處聽讀致妨應舉可並

王傑初草卷二

九

放逐使 上曰當時秦檜用事在朝賢者斥逐去盡應

龍奏曰 高宗旣爲之復官職錄子孫至於聽讀士人

亦令逐便恩亦厚矣 陛下觀書能察及此公道幸甚

丙辰月入太微垣 己未建康都統許俊奏前軍統

領張世忠策應濠州畏怯逗撓委棄衣甲詔張世忠鑄

三官降準備將 辛酉臣僚奏沿邊合尉須年六十以

下方許差注見任人令各州察其疲老不堪任使者赴

部別行注授從之

十月癸亥朔 甲子朝獻景靈宮 丁卯臣僚奏乞戒

救監司郡守各察其屬舉賢糾慝歲終具數來上省部

置籍稽考違者臺臣覺察重罰從之 己巳詔權殿前

司事務王端理獻錢會三十萬貫令本司椿管 庚午

月入羽林 辛未張次賢奏淮西陸運舊分兩路東路

自安豐運至無爲無爲運至廬廬運至濠西路自斬運

至黃黃運至光地之相去各不下三百里半月可以往復民亦樂趨近歲邊吏措畫乖方東路之夫遣往西路甚或不給路費顛踣道路乞戒飭諸司勿得越境借夫諸邊吏假軍期科擾者必罰無貸從之 甲戌工部郎張午進奏前此方面之臣及江淮諸將類無可恃當急收賢望拔用智勇 上曰然又奏內帑之積無餘板曹之用不繼 上曰內帑誠不及向來午奏聖德恭儉宜貫朽粟紅今中外之財皆若不足必有其故當節用不當取民 上曰誠是又奏邊事 上曰蜀中兵火可念午奏 陛下軫念遐遠如此天下無十全之利國事揆策固當惟目前之安而銷患制變亦不可不熟計其後 上曰當慮後 戊寅以瑞慶節賜武臣宴於貢院 庚辰羣臣上壽 辛巳賜文臣宴於貢院 癸未大燕集英殿 丙戌李楠奏乞下提舉常平司申嚴州縣推

排 陛下降之法違者憲漕互察以聞從之 辛卯胡衛奏知欽州林千之殺人爲饌乞差大理寺官審勘 上曰然又奏令四蜀守臣各修軍政廂禁軍弓手之籍闕者日下招填仍令逐路帥臣督察其奉令不虔者從之 辛卯臣僚奏淮東提刑兼知揚州洪伋退縮辭難乞別與郡從之時朝議移帥闕於楚州伋有異論故也 十一月癸巳朔 丁酉以雪賜武臣宴於尚書省 徐龜年奏前王管川秦監牧公事趙彥縮斬吝本錢不盡支散致四都統司戰馬闕數乞寢彥縮召命從之 己亥日南至御文德殿羣臣朝賀有流星大如太白 癸卯詔臨安北山劔門嶺今後毋得於其所鑿山伐石以張次賢論其泄山川陰陽之氣故也 甲辰遣大理正孫涇鞫林千之獄於全州 辛亥以少傅岳陽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承陽郡王楊次山爲太保安德昭慶軍

節度使進封會稽郡王致仕尋薨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戊午以前四川安撫制置使聶子述爲寶謨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給事中宣縉奏子述入蜀之初
不能無定潰卒乃悉誅之激而生亂害及王人驚惶奔
竄僅以身免之乞將子述罷職罷祠從之 己未李楠
奏於無事爲有事之備 上曰極是備有備而無事不
可無備而事至無所措手楠奏殘虜雖已垂亡宜加意
設備 上曰困獸猶鬪 壬戌詔置安邊所幹辦公事
一員臣僚奏今後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銷應以七人
取二人省試乞下禮部將三舉所放數上之朝廷如取
應例立爲定額從之

十二月癸亥朔 甲子臣僚奏鹽官縣海潮衝突沙岸
傾坍去縣逼近人皆皇皇乞行下浙西諸司築埝仍撥
上供費從之 丙寅著作郎陳德豫進對奏畢 上曰

人主緊切無出敬天親賢二事卿言極當 辛未詔以
歲晚嚴寒出豐儲倉米三萬碩振贍臨安貧民 詔省
闈增置點檢試卷官二員專考宗子試卷 辛巳胡籥
奏權刑部侍郎何劄久苦未疾弗爲去疾就詔劄與宮
觀 乙酉臣僚奏乞飭泉廣二司及諸州船務除依條
抽分和市外毋得和買違者計贓論從之 丙戌臣僚
奏乞論三邊制帥逐路帥臣搜訪偏裨之有武勇智慮
者奏聞令樞密院審察升擢從之 丁亥臣僚奏前知
璠州楊炎正大言無實激成黎人之變知貴州陳士廉
專事欺誕妖寇跳梁副吏何彬爲賊謀主而不能察詔
炎正士廉各鑄一秩罷之又申嚴京官臺參之制謂如
有過犯未改正者本臺未與放參銓曹注擬亦視臺關
爲準今或於未應參選徑欲參臺乞下臺部自今京官
劾罷元犯應二年若一年半參選者與仍舊外其有限

半年放參者並展作一年從之 戊子臣僚奏戰士沒於行陣者增支請給一年半因傷歸柵身死者增支九箇月而孝糧兩月在其外此開禧二年嘉定十一年指揮也近歲主將諱敗陣沒者因傷歸柵者云病死請給截日住支老幼轉爲乞丐乞下諸軍痛革此弊從之已丑以陳立爲興元副都統制程信爲利州副都統制是歲兩浙路戶二百八十九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口五百八十三萬九千七百八十七福建路戶一百六十八萬六千六百一十五口三百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斷死刑一十八人

玉牒初草二卷瞿氏書目有之題莆陽劉克莊錄宋(甯)宗嘉定十一十二兩年實錄也案此二卷在後村先生大全集中八十二八十三兩卷後人止見劉集五十卷本而此二卷本可單行令人可見宋實錄之

玉牒初草卷二

十一

式按年月日排比記言記動猶是左右史之遺意近日實錄編輯 上諭事無起訖語無斷制止記言不記動起居注亦然不如是則謂之不稱職有史與無史同有史官與無史官同卽如長沙師輯東華續錄不過就實錄摘寫未敢刪改當時尙有議其不應傳播者如能加以修飾卷表初無取如此之繁而傳播亦易矣宋明人於國朝掌故勝於今人十倍上之人多所忌諱下之人囿於空疏自停科舉開學堂文學日就湮沒將來求文理粗通者尙不可得更無足與論此事矣可慨也矣光緒戊申八月朔江陰繆荃孫跋

